



生日请谁吃个饭

□李晓

前不久的一天夜里，老熊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从他面前驶过一辆车，一束车光打在他身上，让体态清瘦颀长的老熊看上去如飘浮在马路上的一片树叶。

这天晚上，老熊一个人到街上一家老馆子喝酒，竟把自己喝高了。

回到家，刚到门前，门就吱嘎一声打开了。开门的正是妻子。老熊的脚步声，妻子太熟悉。妻子还没睡，一直在等着他回家。妻子揭开锅，里面是热腾腾的清炖鸽子汤，桌上还有几个家常菜。

妻子对老熊说：“我一直在等你回家。”妻子打开一瓶红酒说：“我再陪你喝一杯。”老熊一口干了一杯，他向来是一个耿直之人，为人如此，喝酒也如此。干了一杯红酒，老熊微微有些头晕了。妻子望着他问：“还喝吗？”心里寂寞的老熊一把搂过妻子，眼泪浮上来了。

那天是老熊60岁生日，前不久刚从单位办理退休手续。老熊一辈子就守着一个单位，当过几年科长，后来单位来了年轻人，他主动让位，单位领导表扬他高风亮节。退休前夕，几个同事私下请老熊吃了一顿饭，轮流给他敬酒，老熊一次一次起身，表达对单位惜别的感情。单位好比一棵树，在老熊身体里触满了根须。

这些年来生日，老熊都是请上几个好友在外面吃上一顿饭。老熊感到，到了这个年纪，能在一起好好吃上一顿饭的人，已经不多了。手机通讯录里有好几百人，但这些人极少联系，包括几个发小，有时冲动之中也想打上一个电话，但刚拿起又放下了，还能说点啥呢。连打一个电话的勇气也失去了，但老熊还一直在微信朋友圈里给他们点着赞，从朋友圈里窥探着他们生活的蛛丝马迹。这样若有若无地联系，老熊还是感到心里空落。

老熊是一个慷慨的人，喜欢请人吃饭，是城里朋友间饭局的热心发起者。老熊还有一个习惯，一旦喝高了，就喜欢给几个友人打电话，有时是倾诉衷肠，有时也云里雾里。还好，他们大多都耐心地听老熊酒后的喋喋不休。

“你有几个深夜给你打电话的人？”有一天老熊这样问我。我怔了怔，一时支吾着回答不上来。

我想起有天晚上，夜雾凝重，窗外起风，突然接到了老熊的电话，从他结结巴巴的语气里我就感到，老熊又喝高了。但身体疲惫，睡意昏沉，我挂掉了老熊的电话，只简单回复他：“熊哥，有啥事明天再说。”

第二天醒来，我才感觉昨晚对老熊不恭了。在深夜给你打电话的人，往往是对方把你放在心里的人。

过后遇见老熊，我正准备给他道歉那天晚上的事儿，但老熊大度地挥挥手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你睡眠不好，今后夜里我不再给你打电话了。”

听了老熊的话，我心里一阵失落。老熊是不是已在心里把我从他信得过的朋友名单里轻轻删除。

在这世间，能牢记我生日的并不多，老熊便是其中一个。

去年夏天，我的生日到了。生日前夕，我与家人在一起吃了饭，母亲抬头望我，感叹出声，两鬓已有星星点点的白发。想起38岁那年，妻子为我第一次拔起的一根白发，她把那根白发在我眼前晃了晃说：“少胡思乱想了啊，不然白发会更多的。”妻子知道我是心事很重的人、情绪流动幽微的人。

与家人吃饭后，我又准备请上几个老友吃上一顿饭。生日对自己来说，毕竟也算一年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我老家，堂伯还要为一棵柏树过生呐，那棵耸立在山冈的森森柏树，如一片绿云浮动，每次回乡，它都在风中摇动枝丫对我打招呼。那棵树，是堂伯23岁那年春天栽下的，他把自己栽树那天当作树的生日，遇到树的“生日”，只要在家，堂伯就会在树下摆放酒菜，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吃喝起来。有年我也遇到“树生”，我见堂伯起身，张开双臂去拥抱了那铠甲一样的树身。在堂伯87岁那年的夏天，这棵柏树下有了他小小的坟，一棵树也接纳了堂伯。

去年生日那天晚上，我请上几个老友，还有两个从前的街坊，在城郊山上一家农庄相聚，他们频频举杯，祝我发财，祝我如意，祝我健康。

夜色阑珊时分散去，老熊留下来陪我。我和老熊坐在山顶一块石头上，冰凉石头的温度浸入体内，一股凉风吹来，突然感觉酒后清醒。我和老熊沉默着，透过枝叶凝望着山下城中依稀的灯火，想起城里还有一盏亮着的灯，在静静等待我和老熊回家。

我和老熊从山上徒步回家，他送我一直到楼下。我回头，见老熊还在那里望着我。

今年夏天，在我的生日，老熊，老友们，还是一起吃个饭吧。你们，是我命运里相守的树，一起生长，但每棵树，都有独立的根，枝叶与枝叶间的哗啦声响，那是在含笑致意。

（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无形的请柬

□王明学



在海拔1350米的重庆武隆双河镇避暑，在公路边的纳凉晚会就是道别样风景。

这里离镇政府约三公里，人烟相对稀疏，四野苍翠，鲜花盛开，凉风流香，每当夜幕徐徐降临，晚霞告别大地，落进山头那边，大约晚上七点十五分时，一排两楼一底楼房外的宽敞院坝里，就安放着一大半圈塑料方凳、塑料椅子、长条木凳和间隔在其间的自做的木茶几。院坝的一边摆着音箱、电子琴、吉他、二胡、手鼓等乐器，夹着近百首革命历史歌曲、现代流行歌曲的升降歌曲夹在乐器的左边，一个圆嘴细颈瘦长的橘黄色藤制花瓶摆在乐器前，里里插着一束可分可合的金黄色塑料菊花，是供观众拿来免费献给即兴昂扬表演者的花。

昂扬洪亮的音乐声奏响后，附近的村民和住在此地避暑的城里人，像接到无形的请柬，洗净手后，三三两两地往响起音乐声的灯光下的院坝走去。年轻的扶着年岁大的，大人牵着或抱着小孩，嬉笑的青年男女，走个两三步望一下对方，手亲昵拍一下对方的肩或者搂下对方的腰……没多久，院坝的凳子坐满了，晚到的人站在后面，就有人看到站着的朋友或邻居热情地说：“快，快过来挤着坐。”

一个大方、精悍、快乐、穿着时髦的女士拿着话筒走到院坝中间，两手向下一挥，音乐声戛然而止。

这位女士叫白玉，是渝北区南桥寺艺术团副团长。

而渝北区南桥寺艺术团部分骨干和南岸区南坪贝迪新城二期夕阳红合唱团的部分骨干是坝坝纳凉晚会的中坚力量。

纳凉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在白玉风趣、生动的指挥下，全场放声激情大合唱。合唱五首歌，依次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团结就是力量》。前面三首歌是每晚必唱的，后面两首有时换一换，有时换成《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换成《走进新时代》，有时换成《春风十万里》……

合唱的第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到场的绝大多数人熟悉或许唱过多次的，经过多年经历和切身感受，此时从胸腔和喉咙里飞出，情感尤其饱满，歌声特别洪亮悠扬。感染着过路人停步望去，情不自禁地跟着高声唱起来，甚至两手相碰打着节奏，浑身涌动激情，满脸欢乐的笑容。

跟在合唱后面的是个人才艺表演：独唱、对唱、小合唱，单人舞、双人舞、交际舞、说笑话等。由6个穿淡绿色长裙、手拿橘红色小雨伞、以《雨巷佳人》乐曲为演出音乐的女士表演的32式太极拳伞舞，每次表演后都响起热烈掌声。

每晚九点左右，纳凉晚会在余兴未尽里结束，离开会场的人相约着：明天来早点哟，好占个座位。也有人向天祈祷：明天不要落雨，不然快乐的晚会开不成呀！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如果”三题

□钱犁

核桃

脸皮不薄
头皮太硬
天生一副
抗御击打的筋骨
也有气得脸色发青的时候
如果经不起凄风冷雨的挤压
便硬生生地脱离母体
从半空重重落下
最终也要砸地一个玩儿
即使想给人以青春妙龄的假象
却怎么也掩饰不了
那张沟壑纵横的一张老脸
如若让人
窥探出隐秘的内心
方才觉出在貌不惊人的背后
是那颗不曾停歇的超级大脑
我何不将计就计
借用你那充盈的头颅
来弥补自身的缺失与空虚

板栗

从投身到这个世界
就对周围的一切
保持高度的警觉
千方百计将自己紧紧包裹
再加上一副不可靠的黄金甲
为的是虚张声势
还有那不可告人的内心
待到秋风秋雨为你蜕去
锋芒毕露的外衣
历经高温铁砂一场洗礼
你咧开大嘴傻傻一笑
我这一生一世
不图招人喜悦的一层外表
而一直都在坚守
那深藏不露的
黄金般的心

石榴

即使春风得意
也从不盛气凌人
即使大红大紫
也从不刻意为他人装点门庭
瑟瑟秋风里
以一身华丽外表昭告世人
为了苦苦守候一片初心
也从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面对世间风狂雨骤
一个庞大的家庭
连同膝下儿子子孙
全都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即使撑破脸面撕裂衣襟
越是风雨兼程越是不弃不离
无论是幸福满满还是穷苦伶仃
无论是春光无限还是万物凋零
为了那晶莹剔透的一腔翡翠
也要铆足无坚不摧的精气神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